
无产阶级革命和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 民 出 版 社

无产階級革命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3}{4}$ · 字数34,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18 定价（四）0.14元

目 录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2
暴力革命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6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爭	9
詭辯改变不了历史	14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19
駁所謂“議會道路”	25
駁所謂“反对左傾机会主义”	29
两条路綫, 两种結果	35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魯曉夫	39
我們的希望	46

本文想討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这就是所謂“和平过渡”問題。这个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彈这个老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們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階級，都集中表現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階級专政，主張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門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現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現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現过“結構改革”論。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問題。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出現，并且在苏共領導中占据統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帶有全局性质的大問題，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階級革命事业成败的大問題了。

为此原故，我們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話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魯曉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謂“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議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讓我們看一看赫魯曉夫等人販卖的所謂“議會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貨色吧。

赫魯曉夫认为，在資產階級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資產階級的选举法，无产階級可以取得議會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說，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圍，并且給那些不肯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議會中的稳定的多数”。^②

赫魯曉夫认为，无产階級只要取得議會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他說，工人階級“获得議會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議會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机器，建立議會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階級的人民国家体制”。^③

赫魯曉夫认为，无产階級只要取得議會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說，爭得了議會中的稳定的多

① 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同上。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在苏共中央高級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黨組織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① 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②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概改良的范围”。^③ 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④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斯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⑤ “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⑥

①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同上。

③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④ 同上。

⑤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⑥ 同上。

他认为，合法的議會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說，工人階級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則就得到了”。①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階級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說，統治者的宮殿不再能抵擋工人階級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潰了”。②

列宁曾經說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現在接受馬克思主义都是把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們不是把議會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頁。）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揚議會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階級专政。他說，在資产階級民主制度下，“解决階級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③如果仍然主張“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④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⑤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議會迷。他有一句名言：“我們政治

①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② 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③ 考茨基：《唯物史观》。

④ 考茨基：《社会社会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⑤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綱領》。

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居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①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②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

① 考茨基：《新策略》。

② 考茨基给梅林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的是证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魯曉夫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烏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現在显然沒有保持世界紀錄的資格了，因为赫魯曉夫已經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赫魯曉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而且是青出于藍更胜于藍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階級 革命的普遍規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訴我們，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承认不承认必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須用无产階級专政代替資产階級专政，历来是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階級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階級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无产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階級专政，用无产階級国家代替資产階級国家。

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誕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階級专政代替資产階級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

器的主要部分，就是軍隊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

无产階級当然是願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經驗表明，反动階級从来不会自願让出政权，他們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鎮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內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經過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沒有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經過国内战争就能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預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頁。）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一个剝削階級推翻另一个剝削階級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經過国内战争。无产階級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經過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階級革命普遍規律的問題，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有一段很长的‘陣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頁。）“資產階級国家由无产階級国家（无产階級专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須不断教育群众，使他們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說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頁。）

斯大林也說過，无产階級的暴力革命，无产階級專政，是一切資本統治的國家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條件”。（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无产階級專政，能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制度進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說，“顯然是不能的。如果以為可以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內，用和平方式來進行這樣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就是公然無耻地背叛了无产階級革命。”（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頁。）

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據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同志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三百二十二頁。）

毛澤東同志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國外，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五百二十九頁。）

毛澤東同志說：“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

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毛澤东：《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五百三十五頁。）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魯曉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謂“議會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領導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論战，因此，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对于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的錯誤，沒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評。但是，我們針對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在我們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間的內部会談和會議中，我們也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們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經驗明确地提出：

“我們党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

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

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詞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錯誤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統地說明了我們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綱。

我們的书面提綱的主要論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須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襲击，准备在工人階級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来鎮压人民革命（一般說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議會斗争的形式必須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局限度的，而最重要的，應該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應該把和平过渡只解釋成为通过議會的多数。主要的問題是关于国家机器的問題，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問題。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們是資產階級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会党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們的这些論点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論点，但是他

們一再要求我們照顧他們內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關於這個問題的提法能夠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中共代表團考慮到，我們已經批駁了蘇共領導的錯誤的觀點，又提出了一個書面意見提綱。為了共同對敵，我們照顧了蘇共同志一再提出的願望，同意以蘇共中央關於這個問題的稿子為基礎，只在個別地方作了一點修改。

我們本來希望，經過這場爭論，蘇共同志能夠悔悟過來，改正他們的錯誤。但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這以後，蘇共領導並沒有改正他們的錯誤。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黨會議上，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中共代表團又反復地同蘇共代表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徹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在會議期間，中蘇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達成協議。最後，中共代表團考慮到各國兄弟黨普遍要求在這次會議上能夠產生一個共同文件的願望，才在這個問題上又作了一次讓步，再一次照顧蘇共領導的需要。我們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關於這個問題的幾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聲明上。同時，我們在這次會上，散發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並且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對蘇共領導的照顧，以後再也不能照顧了。

現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評我們當時對蘇共領導的這種照顧是錯誤的，我們樂於接受這種批評。

正因為宣言和聲明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是以蘇共的稿子為基礎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所以，雖然作了一些修修補補，但是，總的提法是有嚴

重缺点和錯誤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統治階級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說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經過內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議會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說有可能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使議會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錯誤，作为推銷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須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我們絕不隱蔽自己的观点。我們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綱領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的全面观点，我們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經識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眞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辯，还在千方百計地推銷他們的这套貨色。

因此，我們还有必要把他們所謂“和平过渡”的謬論加以駁斥。